

李 廣 田

歡 喜 團

萬泉溪

贈書

工 作 社

田 廣 李

團 喜 歡



社 作 工

目錄

追隨者.....	一
險城中.....	六
兩老人.....	四
歡喜團.....	五
子午橋.....	七
朝.....	一〇一

追隨者

「生活的樣式是有各種各樣的，就像這個人這樣生活了一世的人也該不少吧。」

他拿着一封水漬斑斕的信，來到屋裏使用了慨歎的語氣這樣說。

時間是在杭州第二年的暮秋，地點是在大後方小城市中一座古老的廟堂裏。秋風在寬闊的大窗子外陣陣地吹着，芭蕉葉不斷地發出瑟瑟聲，那聲音彷彿是從遠天帶來的似懂非懂的言語。他頹然地坐在一個竹椅裏，他心裏大概正在激動着，他有向任何人一吐為快的情緒。我默默地望着他，聽着，不發任何疑問或議論。他把那封信在我面前搖了一搖，又繼續說下去：

「他叫莫望塵。他是這樣一個人。」

「說起來這已是將近二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們一夥同鄉里人都在北平讀大學，因為我們在政壇時大已很熟識，所以相知頗深。到了大學時代，對於人與世事經驗日多，於是各人都顯示了各人的特色，而這些特色也就特別為這些相知者所編派。在當時，有這樣幾句話在我們中間流傳着，就是：『老莫遊忽老張昏，老劉說道老王拚。』自然，這是四個最有特色的人物。我現在就是要說說這第一位，就是這個號稱為遊遊忽忽的莫望塵。」

「他是這樣一個人：

「就以學業而論吧。在大學裏邊，差不多人人都是刻苦上進的。那些每天攜了書本上講堂聽課的人還算平常，最難得的還是那種自由研究的精神，因為大學生讀書不必再靠教員先生督責，他們都對於各人所學的東西有了自發的興趣，人只怕時間不夠用，那還會偷懶呢。只有望塵一個人不然。自然，這是指我們這一夥而言，其實像他這樣人在別處也是有的。他一天到晚只是抱着兩手遊來遊

六。假如有人問他：「那麼，你一天要幹什麼？」「我不知道，」他回答。假如你再問他一句：「那麼你跟誰來呢，」這時候他就不再回答，他就跟着你一同走。要到什麼地方去呢？那完全隨你隨便，你要到什麼地方都可以，他是不會說一個「不」的。到東安市場去嗎？可以。到廟門去嗎？可以。或是到北海公園去？也可以。那麼就說是到公園去吧。他緊緊在你後邊，彷彿是一個影子，因為他不說話，而又是一步也不肯落後。你說是在水邊坐下來吧，他就坐下來，你如願意喝茶，他當然不說不喝，自然，假如他自己已經喝了的時候，他也不至於向你要茶的。坐下來喝着茶，自然要談談話的，但是談些什麼呢？即便是一個健談的人，一同他坐到對面也就覺得無話可說了。你可以說：「你看，今天的天晴得真好，真得真可愛呀。」「將顯着你的目光仰起臉來，看一陣，然後說道：『嗯，真得可愛。』你也許回道：『奇怪，這是哪裏吹來一陣花香？』於是他也會把身子轉了幾轉，莊莊然真如所答，那眼睛裏卻也在回答你的疑問，彷彿說：『嗯，奇怪。』也許這時候正有一個年青女子從你身邊經過，你自然是看見了

的，他也是看見了的，你如說：『望塵，你看這人的身段如何？』這時候他就有點羞澀了，只在臉上顯出一絲苦笑，這苦笑一瞬間也就消逝了。假如你要他陪你坐一天也可以，假如你願意同他在街上跑一天也可以。但假如是在擁擠的大街上走路，你就必須時常回首顧盼，你也許有時會感到一點兒麻煩，因為他的腳步實在是有點遲慢，但他總不肯離開你的腳踵，萬一他是被一團行人給隔開了，他就會張惶失措起來，他並不願意喊你等他，他只是慌亂地擠着，彷彿就要跌倒，你會担心他會被人家當作扒手給捉起來。他像一個小樹葉在濤波中漂流，漂上來又打下去，漂上來又打下去。他在西邊適合中都是如此。他是這樣一個人。

「莫望塵在這一夥人中間的地位是很特殊的。他同任何人都好，但沒有任何一個人和他是最好的朋友。他彷彿是爲了別人的需要而存在的，而這需要似乎只在於消閒的時候，他是帶步的好伴侶。有些人喜歡獨自散步，以爲只有一個人靜靜地玩着才有趣，才可以休息精神。但大多數人總喜歡有一個散步的伴侶，而這個伴侶又最好是沒有什麼獨自的意見，更不會有什麼喧擾的，就如同你散步時

拿了一根手杖，甚至像外國女人出門時喜歡帶一隻馴服的狗，而我這位望塵兄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別人散步時的好伴侶。自然，他不會給別人多少好感，但最低限度是無害的，他實在是一個好人。那麼他可需要別人給他什麼好處嗎？就是說他可需要別人的幫助嗎？這却很難說，因為別人對於他的問題既未肯給與誠摯的考慮，那所給與的幫助也自是無足輕重的東西。但是這所謂無足輕重的施與却常是在這位望塵先生的運途中發生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如一片羽毛，這片羽毛即可以向東飛也可以向西飛，但偶爾遇到一陣向南吹送的風，它就只好向南飛了，它會一直飛下去，飛下去，除非再遇到另外一陣風，他是不會另外轉一個方向的。然而這陣風與這片羽毛有什麼交情呢？這正是可以慨嘆的地方。我還記得當初入大學的時候，不是當預料畢業的時候，這時大家都在忙着選學系，「我應該入什麼系呀？」望塵雖然並未這樣問人，但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苦悶，看出這問題已在他腦子裏盤旋了多日而不能解決。他那像兩把小毛帚似的眉毛，老是在他那窄狹的額上緊縐着；他——臉上放着油光——時他的臉就是這樣的，不過這

時再顯得厲害些。而一雙——那是怎樣的一雙手？蓄着長長的指甲，指甲裏藏了污垢——這一雙手老是搔着他那懶於梳理的短髮。他記各應系的課程表都看過多少遍了，已到了最後一天了，我是說到了課課，最後期限了，他還不能決定。於是有人向他說：「望塵，我看你就選了經濟學系吧，好多熟人都選這一系。」自然：他以後就成了一個經濟學系的一個學生。他就是這樣過着他的大學生活。他是這樣一個人。

「但是他卻並未完成他的學業，他被另一陣風給吹跑了。」

「這正是所謂大時代的前夕。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經受的第一次大風暴。現在，抗戰時代，自然是第二次大風暴了。這風暴是太猛烈了，大凡可以吹動的東西都被吹動了，何況莫望塵這一片羽毛。」

「望塵，我看你也加入吧，我們已經都加入了。」

「加入？那麼我也加入吧。」

於是他也成了一個革命者。

「不久以後，又有一陣耳語向他耳邊吹送：

「『望塵，丟掉你的經濟學士帽子吧，這時候讀書什麼用？走，跟我們到廣州去！』」

「這時候他卻遲疑了一回。

「那個耳語者看透了他的心事，於是不等他開口，就先解除了他的疑難：

「『望塵，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又想你那子爸爸種棉花不容易，拿血汗錢叫你上大學是盼望你畢業後作官發財，是不是？但革命成功以後……』」

「還不等他說完，望塵搔了一下頭皮說：

「『嗯，那末就跟你……』」

「他自然有了第一次航海的機會。他對着這邊的大道還有一個燦然的微笑。

他看見蒼蒼者天，茫茫者水，於是也昂然回視，彷彿自己也已塞了霄壤之間了。但看了他的同伴們都在那兒討論着什麼問題，那激烈情形又使他不能十分瞭解，於是他又只好俯下頭來，在別人身旁默然呆立。他有了目的地以後，他算

是投入了另一個海，這海裏有太多的新人，與太多的新事，他感到有些昏眩了。那情形恰如當他追隨在別人後邊散步時，忽遇到了擁擠不透的人堆一樣，他有點手足失措，他有些張惶，而且爲了工作的方便，他的同伴也都陸續分散開了，他在無數新人中自然感到孤獨。那大海雖然爲了增加它的力量而無所不容，但投入者又因了各人的能力之不同而又有各異的浮沉。

「莫同志，你願意幹點什麼工作呢？」

「很久沒有回答。」

「那麼你就幹一點政治工作吧。」

「於是他就做了政治工作。這種工作的性質，就是說他所能負的的那份工作分量，那自然可以想像得到的。但很奇怪，到了北伐的軍事開始之後，他卻又實際上了抗了槍桿，而且他居然受了傷，這就是說，這個號稱爲遊遊忽忽的老莫也居然爲革命流了他的血。這種經過當然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那一定是這樣的：

「莫同志，我爲政治工作對於你不甚相宜，而軍事時期作戰重於一切，那

末就請你……」

「於是他就上了陣地。」

「他在前線上自然是聽到了前進的號令的，這就正如在學校時有人悄悄告訴他，『同學到東安市場去逛逛吧！』他便追隨了前去一樣，他聽到了『前進！』他自己就前進了，而『前進』是多麼有力的一個呼喚啊！世界上本來有多少人都是準備接受任何呼喚的，何況這是爲了革命，而莫望塵他又是這樣一個人。」

「他的傷勢是相當嚴重的，他自然得到了一次頗長的休息機會。但當他的傷勢痊愈之後，他又繼續追隨了革命的隊伍。他一直追到了北平——這正是舊地重遊，而望塵先生却已完全換了樣子，至少是換了服裝，而且還添了傷疤，總之，他追到了北平，他也追到了革命的成功。這真是很好的事情。『是因爲有我自己一份力量的緣故，革命才會成功了的，』像這樣的念頭，在望塵心裏大概不會有吧，即使有，大概也不會很清楚吧，但一個人居然肯去棄了學業，參加了革命，且已爲革命流了血，這真是未可厚非的事。雖然沒有什麼功勞，苦勞總是的，

而且也正和他跟在人家的後面去散步一樣，雖不一定給人家多少好處，但於於事均無所害則是可以斷言的。何況一個大事業的完成，連革命之口也在內，恐怕也絕少得這樣人。莫望塵實在是一個好人。這時候他的舊同伴大都已離開了他，而和其他人的結果也都完全同樣。他沒像他們一樣在革命中所爭取，他們是，在革命成功之後，他們也獲得了自己的成功。而莫望塵，則是既未撈到一個不小的地位，也未曾撈到一個不大的地位。他還是他。而且革命既已完成，他也就覺得無事可作。他完全落在了空虛中。『那麼我就再去與我的經濟？』這是他自己心裏的聲音，這聲音非常低微，不但別人絕難聽到，他自己也不會十分聽清。而且事實也不可能，因為那時候一切都混在混亂中，大學教育也不例外，就在望塵空無所歸的時候，那一學還毫無開門的消息。『那天我們就回本省去作點事吧。』這個聲音相當宏亮，而且立刻發生了力量，因為這聲音是發自別人的口中。他回到了省城，而且有機會坐在一個非常富麗的會客室中。

『莫先生，你想在哪一方面幫忙呢？』曾經留學二年而又來參加了革命

的某官長這樣問他。

「……」

「『那麼就請到××縣去作指導委員吧。』於是他到了××縣去。他的工作還是屬於革命工作。但不到一月，他就不得不自己告退了。因為他在這裏是站在指導者的地位上，雖然有上峯的指令調令之類可以遵循，但實際的事情却絕不是幾紙公令可以概括的，而最多的事情是必須由他自己的心聲去吩咐別人，這就是說大多數的事情是必須自己處理的。何況在这一切尚未就緒的時候，何況中國社會上舊有習俗依然如故，多少事情必須先打過最困難的人事關係才能作得過去，而偏偏這一切都不是莫伊塵之所長，他凡事都是只準備聽人呼喚的。他是這樣一個人。」

「他又一次坐在那長官的會室裏，而且不止一次，二次……」

「『怎末樣？再換一種工作試試吧？』那長官問。」

「『……』」

「『好吧，那末就請到X縣去作教育科長吧。』

於是他作了X縣的教育科長。這自然是一件比較容易的工作，因為這裏的事情比較能循規蹈矩，也可以說是比較和他性情相近。但因難還是依然存在的，他在似乎稍稍安心也漸漸頹廢的情緒中苦撐了三個月，便又不得不自己告退了。而從此以後，那位官長的會客室便不再爲他而開門，而生活的門路也在他面前關閉了起來。『我是大學生，而且我革過命，而且我還爲革命流了血，難道你！』像這樣的怨懟之詞，總不會出諸莫望塵之口吧？然而不然，他是否在心裏恨了那位長官固不可知，但他的行動卻表現得很清楚——你覺得有點奇怪，是不是？——不久以後，他就跑到了南京，他居然向政府去告發了那位官長，而且既發宣言，又登啟事，詞嚴義正地歷數那位官長的劣跡敗政，其中自然少不了『任用私人，排斥異己』之類的條款。當人們在宣言上和報端啟事中見到『莫望塵』三個字時都覺得驚訝了，雖然他的名字總是列在許多人的後邊，像他跟在人羣後面散步一樣。他這一次可以說是十分勇敢了，然而這勇敢卻十分可惜。這省份中一

部份人物正在進行着一個反對某長官的運動，其性質實爲兩種地方勢力之爭，那運動中的首腦人物就專門羅致在某長官勢力之下不得伸展的人們來參加這一運動，『來，跟我幹掉他！』望塵之所以有此勇敢的行動，就因爲他的耳膜曾經被這種呼喚所震動的緣故。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們這一運動自然是失敗了的。在莫慶農個人說來，這失敗對於他再也不會有什么犧牲，因爲他實在已無可犧牲了，他早已犧牲了他的一切——也許他本來就毫無所有——可惜正當此時，他那盼兒子坐官發財最殷切的爸爸卻因疾病與憂愁中犧牲了生命。望塵這時候實在已無事可作，而且一切事情作過之後也和並未作過一樣。他的老朋友中本來還有人可以援他一把，然而當人們偶爾想到他的時候，便只是搖搖頭，或者嘆息道：『老莫疏忽老張替老莫嗎，嘿嘿……』」也就不再有任何下文。他個人呢，其實也無所謂心灰意冷，也可以說他根本就沒有什末心和意。他只得回到家裏去料理他父親的喪事。喪事之後，就是那一份薄薄的遺產上所安分守己過日子。然而比較起他那作爲老農的父親來，他實在不懂

得怎樣耕種或收穫，更不知道怎樣盤算天長日久的生計。他的幾畝薄田也只有日漸荒蕪。他自己也正如一株孤單的小草，而且又經了嚴霜與冷露。在鄉村中避門當戶過日子，其中入學來往糾紛也不下於作一個縣指導員或教育科長，而尤其不可當的還是鄉下人的眼色與嘴巴，他們動不動地就指着他的脊梁說道：

「『也難怪哩，他大學堂沒有畢住業，洋翰林的項戴沒摸得着啊！』」

「或者說：

「『『噤嘴，他不是已經隔過了命的嗎？……』』」

世界在進行着。整個世界就像旋在永不停息的颶風中一樣，在滾着，翻着，向前輾着，人們都在這旋風中忙亂着，爲了公，爲了私，爲了大事業，也爲了小糾紛，你想，在這情形中誰還再想到一棵小草呢？自然，誰也不再想到莫望塵，多少年他在人們的遺忘中，在沈沒中……」

他講到這裏，忽然想起來似地看了看他的手表，他霍地站了起來，打了一個欠伸，又用右手把夾在左手裏的那封信拍了一下，用比較急促的調子說道：